中文简体

(本篇译稿为黄谦善神父主日讲道，若内容有不一致的情况，一概以英文原稿为准。)

道歉令人精神焕发。我曾对一位老朋友说：「你还记得几年前我们在那个婚宴上的情景吗？你来找我为我们之间发生的事道歉？我想告诉你这对我意义重大。因为那天晚上我不想见你，对你我也没有任何期盼。所以，你主动来找我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谦逊。谢谢。」他真的很感激我的答谢，他的勇敢帮助了我，他感到很高兴。道歉令人精神焕发。

但我们有一种不道歉的强烈倾向。想想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。当我们的父母要我们 说「对不起」时，我们中的一些人会低着头看地下，而不是直视对方的眼睛。(心不甘情不愿的向对方道歉）当你被一名警察拦下时，他说：「对不起，先生/女士，你的时速超出了限速25公里」，你会说，「嗯，实际上，警官，我的时速超过了35公里，而且，我过去三年一直都超速上班，所以我相信我欠政府大约3,000元？」我们的社会不支持道歉。你难道不喜欢政客们说的话吗？「犯错误了。哈哈！谁干的？」

当我们看福音时，我们看到一个人向天主道歉，而另一个人不需要道歉。耶稣将这比喻告诉那些自以为是、藐视别人的人。「有两个人上圣殿去祈祷：一个是法利赛人，另一个是税吏。那个法利赛人立着，心里这样祈祷：天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我不像其他 的人，勒索，不义，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。我每周两次禁食；凡我所得的，都捐献十分之一」(路18：9-12)。

我认为这个法利赛人是加拿大人，因为他的人很好，没有做过什么严重的事

情需要道歉，他知道社会的问题是因为其他人的缘故。正如我们以前提到过的，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亚历山大·索尔仁尼琴(Aleksandr Solzhenitsyn) 观察到，西方人在精神上和道德上都很脆弱。我们认为我们很好，因为我们把自己与社会上最坏的人相比，而不是与圣人相比。

沙漠之父阿巴·阿波罗（Abba Apollo ）有一个著名的故事：他看到了魔鬼，他的四肢细得吓人，就像烧焦的木炭般黑，最显露的是：他没有膝盖。为什么？因为魔鬼从不向天主下跪(约瑟夫·拉辛格，《礼仪之灵》，193页)。当然，站着祈祷是一种美丽的姿势，但当一个人从不跪下时，这是一个属灵的问题。我们知道比喻中的法利赛人是因为骄傲而不下跪；他告诉天主他所做的一切好事。

几周前，在查访我们的五年级学生时。班上有一位学生问了一个普通的问题：「Fr。Justin，如果一个人很好，但不相信天主，他会上天堂吗？」我说：「问得好，跟我多讲讲这个人吧。他叫什么名字？」。「弗雷德。」「弗雷德做了什么让他变得友善的事？」「他对人好。」「他有没有做出任何牺牲？」「他把钱给穷人。」「很好，告诉我：弗雷德撒谎吗？」「可能吧。」教室里的学生开始大笑起来。「弗雷德有说脏活吗？」「有啊」笑声四起！「当弗雷德的朋友告诉他关于耶稣的事情时，他有什么反应？」他不在乎。」骤然哄堂大笑！道歉在哪里？如果我们触及表面，弗雷德的生活中有很多是他做错了的事，但没有道歉，没有赎罪的欲望。弗雷德不知道天主爱他，而且，根据这位5年级的学生所说的，他对此不感兴趣。

我们所有人都像弗雷德或曾经像弗雷德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，而耶稣的希望是我们能变得更像税吏。

「但那个税吏却远远地站着，连举目望天都不敢，只是捶着自己的胸膛说：『天主，可怜我这罪人吧！』」(路18：13-14)我告诉你们，这人下去，到他家里，成了正义的，而那个却不然。因为凡高举自己的，必被贬抑；凡贬抑自己的，必被高举。」他不会靠近圣殿，因为他觉得自己堪当不起。这就像天主教的负罪感--你听说过吗？维基百科（Wikipedia ）将其定义为"天主教徒和堕落的天主教徒所感到的过度内疚"。有天主教徒坐在教堂后面的史实，不是因为他们不感兴趣，而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配；我们有一种天主在圣体龛里的威严的感觉，这是一件好事！诚然，过度的内疚是不健康的，但健康的内疚呢？我遇到一个令我感到精神焕发的人，他说：「神父，我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。但我正在努力。」。哇!。耶稣可以对他有所作为。但当我们告诉天主和其他人，「我是个好人」时，天主就束手无策了，因为我们表现得好像我们不需要祂。

你知道，每当我去做避静，主持神父宣讲某些罪过，我的眼睛就会往下垂视。我开始思考。我感到内疚。如果这种事也发生在你身上，那你的灵魂是善良的。如果你对自己的罪过感到内疚，就像那个不愿抬头仰望天堂的税吏，那你就有福了。你对圣神在你的良知中说话很敏感。

下一次，当我们正确地为自己的罪过感到内疚时，我们会想：这是多么好的恩宠啊！然后我们应该说，「感谢你，圣神，与我同在。」

我们在弥撒的忏悔仪式上拍打胸膛的动作来自于这个税吏的比喻。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一点，我们应该试着有这个人的感觉。我们之所以重复我们的悔罪短语：「我罪，我罪，我的重罪。」是因为当我们的感觉被唤起时，我们往往会重复自己所说的话 (Msgr. Bruce Harbert, *Companion to the Order of Mass*, 18。）就

像在说：「我知道我迟到了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...。我真的很抱歉。」

1946年，Ven Piux XII （教宗比约十二世）他发现并认为现代世界最大的罪过，而这个发现在大约80年后仍然适用于我们。你知道最大的罪是什么吗？与其说是一种具体的行为，不如说是一种心态。他说：「也许当今世界最大的罪过就是人们已经开始失去罪恶感。」(https://www.vatican.va/content/pius-xii/en/speeches/1946/documents/hf_p-xii_spe_19461026_congresso-catechistico-naz.html) 再说一次，如果你认为自己是罪人，如果你知道自己是如何得罪了耶稣，赞美天主！每当我们忘记这一点时，我们应该瞻仰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。教宗庇护十二世说，这揭示了天主对罪的恐惧。天主走到了极端，要洗去我们的罪过。

人们把耶稣作为他们生活的中心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祂的爱；他们是罪人，祂为他们死了，原谅了他们的罪过，并将继续这样做。我们现在距离「基督君王的挑战日」还有一个月的时间，当我们问：「如果你把耶稣作为你生活的中心，请举手」,「如果你在过去的12个月里这样做了，请举手。」我们现在问这个问题，是因为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教堂家庭是否正在帮助人们爱耶稣。最后，「如果你即将让祂成为你生活的中心，请举手。」

请记住辛大主教和威廉的故事。威廉快要死于癌症了，他把所有去探望他的神父都赶了出去。因此，辛大主教才去看他，他也不可幸免，被赶了出去。但他坚持不放弃，连续40个晚上，每晚都去探望他，每次都试图呆得更久。

第40天晚上，他带来圣体说：「威廉，你今晚就要死了。」「我知道。」辛说：「我相信你今晚想要与天主修和。」威廉提高了嗓门说：「我不要，滚出去！」。辛说：「我不是独自一人来。」「谁跟你一起来？」 辛说：「我把仁

慈的主带来了。你想让祂也出来吗？」威廉沉默不语。祈祷了15分钟后，辛再次说道：「威廉，我相信你在死前一定想与天主修和。」「我不。滚出去！」。然后他开始声嘶力竭地叫护士。在辛离开之前，他说：「威廉，只有一件事，答应我，在你今晚死之前，你要说，『我的耶稣，求你垂怜 。』「我不会的！滚出去！」。

凌晨4点左右。护士打来电话说威廉刚刚去世。辛问道：「他是怎么死的？」护士说：「大约在你离开后一分钟，他开始说，『我的耶稣，求你垂怜，』直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才停止。」在内心深处，威廉知道他是一个罪人，他用一个简单的、发自内心的祈祷，一个非常类似于税吏的祈祷，向耶稣道歉。

中文繁體

(本篇譯稿為黃謙善神父主日講道，若內容有不一致的情況，一概以英文原稿為準。)

道歉令人精神煥發。我曾對一位老朋友說：「你還記得幾年前我們在那個婚宴上的情景嗎？你來找我為我們之間發生的事道歉？我想告訴你這對我意義重大。因為那天晚上我不想見你，對你我也沒有任何期盼。所以，你主動來找我需要很大的勇氣和謙遜。謝謝。」他真的很感激我的答謝，他的勇敢幫助了我，他感到很高興。道歉令人精神煥發。

但我們有一種不道歉的強烈傾向。想想我們還是孩子的時候。當我們的父母要我們 說「對不起」時，我們中的一些人會低著頭看地下，而不是直視對方

的眼睛。（心不甘情不願的向對方道歉）當你被一名警察攔下時，他說：「對不起，先生/女士，你的時速超出了限速25公里」，你會說，「嗯，實際上，警官，我的時速超過了35公里，而且，我過去三年一直都超速上班，所以我相信我欠政府大約3,000元？」我們的社會不支持道歉。你難道不喜歡政客們說的話嗎？「犯錯誤了。哈哈！誰幹的？」

當我們看福音時，我們看到一個人向天主道歉，而另一個人不需要道歉。耶穌將這比喻告訴那些自以為是、藐視別人的人。「有兩個人上聖殿去祈禱：一個是法利賽人，另一個是稅吏。那個法利賽人立著，心裡這樣祈禱：天主，我感謝你，因為我不像其他 的人，勒索，不義，姦淫，也不像這個稅吏。我每週兩次禁食；凡我所得的，都捐獻十分之一」(路18：9-12)。

我認為這個法利賽人是加拿大人，因為他的人很好，沒有做過什麼嚴重的事情需要道歉，他知道社會的問題是因為其他人的緣故。正如我們以前提到過的，偉大的俄羅斯作家亞歷山大·索爾仁尼琴(Aleksandr Solzhenitsyn) 觀察到，西方人在精神上和道德上都很脆弱。我們認為我們很好，因為我們把自己與社會上最壞的人相比，而不是與聖人相比。

沙漠之父阿巴·阿波羅（Abba Apollo ）有一個著名的故事：他看到了魔鬼，他的四肢細得嚇人，就像燒焦的木炭般黑，最顯露的是：他沒有膝蓋。為什麼？因為魔鬼從不向天主下跪(約瑟夫·拉辛格，《禮儀之靈》，193頁)。當然，站著祈禱是一種美麗的姿勢，但當一個人從不跪下時，這是一個屬靈的問題。我們知道比喻中的法利賽人是因為驕傲而不下跪；他告訴天主他所做的一切好事。

幾週前，在查訪我們的五年級學生時。班上有一位學生問了一個普通的問題：「Fr。Justin，如果一個人很好，但不相信天主，他會上天堂嗎？」我說：「問得好，跟我多講講這個人吧。他叫什麼名字？」。「弗雷德。」「弗雷德做了什麼讓他變得友善的事？」「他對人好。」「他有沒有做出任何犧牲？」「他把錢給窮人。」「很好，告訴我：弗雷德撒謊嗎？」「可能吧。」教室裡的學生開始大笑起來。「弗雷德有說臟活嗎？」「有啊」笑聲四起！「當弗雷德的朋友告訴他關於耶穌的事情時，他有什麼反應？」他不在乎。」驟然哄堂大笑！道歉在哪裡？如果我們觸及表面，弗雷德的生活中有很多是他做錯了的事，但沒有道歉，沒有贖罪的慾望。弗雷德不知道天主愛他，而且，根據這位5年級的學生所說的，他對此不感興趣。

我們所有人都像弗雷德或曾經像弗雷德，因為我們都是罪人，而耶穌的希望是我們能變得更像稅吏。

「但那個稅吏卻遠遠地站著，連舉目望天都不敢，只是捶著自己的胸膛說：『天主，可憐我這罪人吧！』」(路18：13-14)我告訴你們，這人下去，到他家裡，成了正義的，而那個卻不然。因為凡高舉自己的，必被貶抑；凡貶抑自己的，必被高舉。」他不會靠近聖殿，因為他覺得自己堪當不起。這就像天主教的負罪感--你聽說過嗎？維基百科（Wikipedia）將其定義為“天主教徒和墮落的天主教徒所感到的過度內疚”。有天主教徒坐在教堂後面的史實，不是因為他們不感興趣，而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不配；我們有一種天主在聖體龕裡的威嚴的感覺，這是一件好事！誠然，過度的內疚是不健康的，但健康的內疚呢？我遇到一個令我感到精神煥發的人，他說：「神父，我不是一個好的基督徒。但我正在努力。」。哇!。耶穌可以對他有所作為。但當我們告

訴天主和其他人，「我是個好人」時，天主就束手無策了，因為我們表現得好像我們不需要祂。

你知道，每當我去做避靜，主持神父宣講某些罪過，我的眼睛就會往下垂視。我開始思考。我感到內疚。如果這種事也發生在你身上，那你的靈魂是善良的。如果你對自己的罪過感到內疚，就像那個不願抬頭仰望天堂的稅吏，那你就有福了。你對聖神在你的良知中說話很敏感。

下一次，當我們正確地為自己的罪過感到內疚時，我們會想：這是多麼好的恩寵啊！然後我們應該說，「感謝你，聖神，與我同在。」

我們在彌撒的懺悔儀式上拍打胸膛的動作來自於這個稅吏的比喻。現在我們知道了這一點，我們應該試著有這個人的感覺。我們之所以重複我們的悔罪短語：「我罪，我罪，我的重罪。」是因為當我們的感覺被喚起時，我們往往會重複自己所說的話 (Msgr. Bruce Harbert, Companion to the Order of Mass, 18。）就像在說：「我知道我遲到了！對不起，對不起，對不起...。我真的很抱歉。」

1946年，Ven Piux XII （教宗比約十二世）他發現並認為現代世界最大的罪過，而這個發現在大約80年後仍然適用於我們。你知道最大的罪是什麼嗎？與其說是一種具體的行為，不如說是一種心態。他說：「也許當今世界最大的罪過就是人們已經開始失去罪惡感。」(https://www.vatican.va/content/pius-xii/en/speeches/1946/documents/hf_p-xii_spe_19461026_congresso-catechistico-naz.html) 再說一次，如果你認為自己是罪人，如果你知道自己是如何得罪了耶穌，讚美天主！每當我們忘記這一點時，我們應該瞻仰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。

教宗庇護十二世說，這揭示了天主對罪的恐懼。天主走到了極端，要洗去我們的罪過。

人們把耶穌作為他們生活的中心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為祂的愛；他們是罪人，祂為他們死了，原諒了他們的罪過，並將繼續這樣做。我們現在距離「基督君王的挑戰日」還有一個月的時間，當我們問：「如果你把耶穌作為你生活的中心，請舉手」,「如果你在過去的12個月裡這樣做了，請舉手。」我們現在問這個問題，是因為我們需要知道我們的教堂家庭是否正在幫助人們愛耶穌。最後，「如果你即將讓祂成為你生活的中心，請舉手。」

請記住辛大主教和威廉的故事。威廉快要死於癌症了，他把所有去探望他的神父都趕了出去。因此，辛大主教才去看他，他也不可倖免，被趕了出去。但他堅持不放棄，連續40個晚上，每晚都去探望他，每次都試圖呆得更久。

第40天晚上，他帶來聖體說：「威廉，你今晚就要死了。」「我知道。」辛說：「我相信你今晚想要與天主修和。」威廉提高了嗓門說：「我不要，滾出去！」。辛說：「我不是獨自一人來。」「誰跟你一起來？」 辛說：「我把仁慈的主帶來了。你想讓祂也出來嗎？」威廉沉默不語。祈禱了15分鐘後，辛再次說道：「威廉，我相信你在死前一定想與天主修和。」「我不。滾出去！」。然後他開始聲嘶力竭地叫護士。在辛離開之前，他說：「威廉，只有一件事，答應我，在你今晚死之前，你要說，『我的耶穌，求你垂憐 。』「我不會的！滾出去!」。

凌晨4點左右。護士打來電話說威廉剛剛去世。辛問道：「他是怎麼死的？」護士說：「大約在你離開後一分鐘，他開始說，『我的耶穌，求你垂憐，』直

到他嚥下最後一口氣才停止。」在內心深處，威廉知道他是一個罪人，他用一個簡單的、發自內心的祈禱，一個非常類似於稅吏的祈禱，向耶穌道歉。